

亡命“精英”其人其事

赵 望 许宁然 等编

中国音乐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兆 平

封面设计：宏 非

插 图：许 滔

亡命天涯“其人其事”

赵 毅、许宁然等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长沙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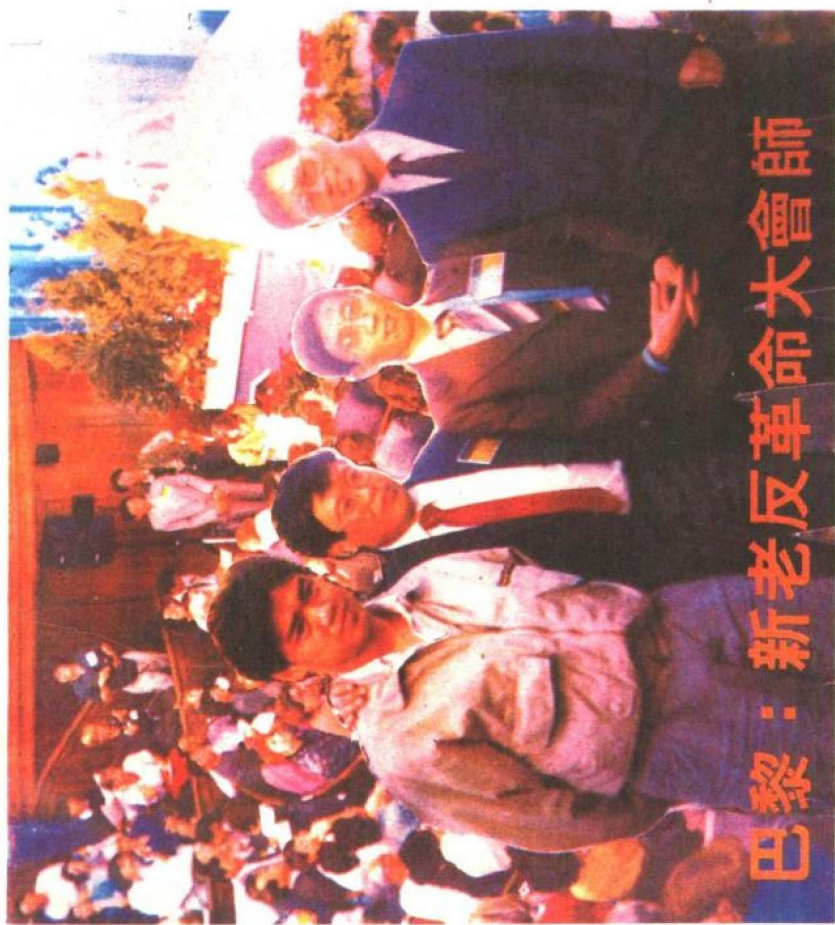
787×1092 1/32 10印张 4彩色插页 27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册 定价4.90元

ISBN7-5006-0684-2/D·24

1.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民陣正式升张。严家其、
 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诺等首领聚集巴黎大学会场，乱哄
 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巴黎：新老反革命大會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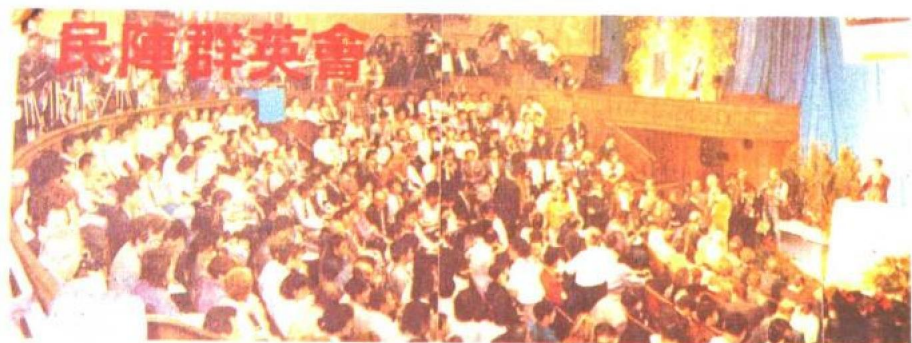


2. “威赫特姆林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图为主席竞选场而右一吾尔开希，右二严家其。

3. 一进入宣言，章权的讨论，立刻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民阵”内部派斗不已，预兆着前景暗淡，危机四伏，不知其可。



4. 吾尔开希临场发作，老谋深算的陈一諮向他面授机宜。



5. “群英会”群且乱舞，狂欢日狂犬吠日，因为会场鸟瞰

6. 正当大会紧锣密鼓之时，怪事发生：大会招牌突然倾斜，会众失色，全场哗然。真乃不祥之兆也



7. 秘书长万润南强作镇定，命人挂正，但又承认：“这预示民阵前途将有波折”。



8. “民阵”的“大事”之一，就是炮制了“民主女神号”广播计划。



9. “民阵”副主席吾尔开希(未戴帽者)兴冲冲为船首“女神”揭幕。他哪曾想到，“女神”会像孤魂野鬼般在海上游荡两个月，未播出一个字，最后卖给了台南一个商人，给商人平添了无限烦恼。

10. “女神号”船长(前排右一)悔恨交加：“我再也不会干这种事了。”



目 录

难得的教员 绝妙的教材…………… 赵望 凌光 (1)

出逃·麋集·末路…………… 阿晓 (25)

一、首次亮相 ——吾尔开希严家其夫妇抵达巴黎 严、吾誓言为中国争民主 严、吾在法国受庇护 严家其企盼私有化 吾尔开希信口谈“六四” 吾尔开希呼吁西方调查“六四”

二、拼凑“民阵” ——中国“民运”组成五人核心 “民运”首领决议组创“民阵” 严、吾、万、苏、刘成立“民阵”倡议书 严、吾等倡议以和平手段推翻专制 “民阵”组织部分名单

三、招降纳叛 ——吾、严出席全美中国学代会 刘宾雁以安全理由离法 吾、严等拟成立海外华人协会 首届全美学代会会前分歧 严、吾受美联邦调查局保护 严、吾将与五百代表讨论：“民运” 芝城会议综合报道

四、卖身投靠 ——吾尔开希与郑心雄否认会晤 吾尔开希主动拜会章孝严 吾尔开希表达访台心愿 台湾优先接受刘、严入境 万润南：台湾可协助“民阵” 严家其称“台湾民主”将成统一基础 万润南预估大陆前途 刘宾雁：宝岛生活真美好 万润南向章孝严乞援 “民阵”“民联”“学联”到台筹款

五、狂犬吠日 ——万润南呼唤中产阶级 吾尔开希高呼夺回“国人自由” 流亡学生点菜举手表决 吾尔开希：

“总有一天要拆下毛泽东像”，“中共已无退路” 严家其谈中国前途 “民运”入主：以邦联制解决港澳台问题

吾尔开希：“我看打倒中国共产党” 刘宾雁：大陆同胞同来推翻共产政权

六、自取其辱 —— 吾尔开希要进哈佛 吾尔开希悄然离开哈佛 美行政部门冷对吾尔开希 陈一谥对美国感到失望 李承太太另嫁他人 柴玲夫妇中有第三者

七、开张锣鼓 —— “民阵”首次大会在美西部召开 “民阵”的成立 严家其等强调“民阵”超越任何政治组织 严家其：“民阵”应采“三三制” 严家其等：“民阵”决促中共垮台 万润南：没有多党制就没有私有化 “民阵”筹组六原则 “民阵”的路线问题 严家其：盼民主阳光再照大陆 “民阵”以反对党自期 严家其盼回国推动民主 严、吾当选正副主席

八、内外交困 —— 严家其：“民阵”经济不理想 “民阵”成立带来困惑 “民阵”美国分部成立教记 苏晓康坦承“民阵”内部矛盾 购票见柴玲 “民阵”“民联”东柏林会议 严家其首度公开称中华民国 严家其：李总统坚持一个中国 “民阵”今后多隐忧 封从德要求公开帐目 吾尔开希的金钱、异性问题 胡明涉嫌贪污公款 “民阵”问题多多 “民联”负债七万多 “民阵”问题重重前路模糊 柴玲对筹款失望 “民阵”、民运的问题

九、日暮途穷 —— 严家其放弃主席位 “民阵”高层面临变动 万润南接任主席 柴玲、方励之出任“民阵”顾问 吾尔开希无意续任

且看他们如何招认…… 许宁然 文 华墨子 诗 (131)

严家其…………… (133)

吾尔开希…………… (140)

万润南	(155)
刘宾雁	(177)
陈一谔	(188)
苏绍智	(193)
苏晓康	(198)
柴玲	(203)
戈扬	(206)
艾端午	(208)
胡平	(211)
张锐	(222)
岳武	(224)
封从德	(233)
李录	(234)
曹长青	(234)

信口雌黄之作..... 俞三牛 (235)

附:《逃亡》(两幕现代悲剧,高行健作)

法国大革命与吾尔开希	余心言 (277)
吾尔开希扯下假面	程成 (279)
严家其不打自招	李建生 (280)
何国之“殇”	余心言 (282)
万润南一枕黄粱	叶光 (284)
刘宾雁反动面目的大暴露	郭帆 (287)
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面目的大暴露	

——评苏绍智在海外的若干言论..... 马理铭 (297)

陈一谔摇尾乞怜	龚佐周 金灿 (309)
叛逃分子在海外上演反华闹剧	(312)

难得的教员 绝妙的教材

——逃亡“精英”启示录

赵 望 凌 光

难忘的 1989 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过去已经一年多了。逃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们，在匆匆搭就的反华舞台上，群丑毕至，众怪咸集，使出浑身解数，拳打脚踢更兼力竭声嘶地闹腾，上演着一幕幕喜剧、闹剧、悲剧，也颇有些日子了。替他们画画像，号号脉，并从他们麇集作怪、跳梁撼树到日暮途穷的三部曲中，思忖一番，琢磨一番，以求在这些难得的反面教员身上悟出点什么，从这些绝妙的反面教材里面获取点什么，正其时也。

(一)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多，世界很不平静。且不说美苏和解、“冷战”趋缓在世界格局中引起的风云变幻，也不说那一场打得难解难分的海湾战争；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新动荡，特别是东欧土地上的急剧变化，就够人们细细地想一阵子了，而我们国家则经历了西方世界的所谓政治经济制裁，以及终于制裁不下去的戏剧性变化的历程。

但是，不管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不管政治风云阴晴晦明，经过正正反反、反反复复的实践，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真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没有终结，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会止息。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就是这种斗争的最主要的形式。

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回顾 1989 年春夏之交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策，评估其在捍卫人民的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作用，看得就更清楚了。也许，时间间隔得更长些，从历史前进的长河看，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程看，这不寻常的一页，将会展示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考察逃亡域外的动乱“精英”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所思，便洞若观火了。

(二)

《香港时报》1989 年 7 月 19 日刊登了中央社 18 日发自巴黎的一条电讯：

“逃亡至国外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领袖们，在巴黎秘密地举行了三天会议，于今天达成决议，创组‘民主中国阵线’，团结全世界反中共政权暴政的人士，拯救在中国大陆上遭受迫害、镇压，为民主奋斗的人们。

“这些民主运动领袖们，有大陆旅美知识分子名作家刘宾雁、前合肥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中国民联主席胡平、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阮铭……大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春光、四通集团领袖万润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苏炜、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列毛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北大生物系学生沈彤等 20 余人，先后分别于 7 月 13 日从美国飞抵巴黎，与逃亡在巴黎的中共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北师大教育系学生吾尔开希、南京大学学生李录等 10 多人汇集，举行会议。

“他们在巴黎共和广场的‘假期旅馆’内，隐秘地集会三天，达成初步协议，创组这个反共、反暴力的‘民主中国阵线’。”

《东方日报》1989 年 7 月 21 日刊登了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等 5 人签署的《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倡议书》，正式打出了旗帜，召唤各路逃亡“精英”麇集于麾下。

接下来，《明报》转发了中央社 8 月 22 日的电讯，“民阵”总部已设在巴黎，正式开始工作，开展对外联系。这个总部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是万润南在四通公司的副手、受命插手动乱暴乱的代理人曹务奇。9 月 22 日，这个拼凑的反动机构正式成立。严家其成为总头领——“主席”，吾尔开希论功行赏坐上第二把交椅，成了“副主席”，万润南则充任了“秘书长”。动乱“精英”们逃亡海外之演出的反华闹剧的第一幕，在吵吵嚷嚷中收场了。于是，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反动组织“民联”（“中国民主联盟”），在跳了 10 多年光杆舞之后，又添了一个“志同道合”（应该读作臭味相投）的新伙伴——反动组织“民阵”（“民主中国阵线”）。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看这份发起者、组织者、当政者的名单，人们不难发现，那里边有三多：长胡子的居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手居多，前年那场政治风浪中充当学潮背后黑手者居多。撇开“民联”头子胡平不计，原科技大校

长管惟炎就是 1987 年那场学潮亦即自由化高潮的煽动者、支持者；刘宾雁、阮铭、李春光等搞自由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0 来年前；严家其、苏绍智、万润南、苏炜等更是 1989 年那场动乱暴乱的灵魂和高参。过去，“三多”人物和青年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总还是遮遮掩掩的，许多好心人也误以为学生闹纯属自发，并无上当、被操纵等情节；如今，他们撕下了掩饰物，公开牵起线来了，长胡子的跑到前面亮相了，这就给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帮助人们擦亮眼睛的一课。

顺便提一句，苏绍智 1989 年 6 月逃到美国以后，8 月初曾经在芝加哥接受《新闻周刊》访问，有一段妙语。

问：中共当局说你们知识分子在民运期间跟学生勾结？

答：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学运完全是自动自发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纯粹是因具有共同信念才结合在一起。并无勾结情事。（重点系引者所加）

苏先生说，是“结合”，而不是“勾结”。仿佛当年孔乙己向咸亨酒店老板辩证：他的断腿源于“跌”，而不是窃书被“打”。

在这个问题上，万润南倒毫不讳言。也许是急于邀功，他公开承认插手学潮、支持动乱。香港《明报》1989 年 7 月 30 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发自芝加哥的专稿。试摘引若干，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芝加哥 28 日专电〕著名的民营企业家长万润南认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主社会的建成，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

万润南为四通公司总经理，今日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他在大会所作的发言中

着重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八九中国学运的发生、形成和发展，他说：“如果中国经济不发展，中国中产阶级不形成，那么民主社会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他说，这次民运是十年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各种矛盾集中，表现出来就是产生民运的一个经济原因，象“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和个体户，是最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一分子。

他又指出，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次运动也不会有这样的规模和持续这么长时间。争取民主是开销很大的，在广场上每天开支起码要四万元人民币，当然海外筹集了许多资金，但大部分未能进入大陆。

……如果说，广场阶段主要的经济支持来自国内的民营经济，那么第三阶段——民运在海外的继续发展，要靠海外的企业界。

这是一番极为难得的自供。妙处有三：第一，公开承认插手学潮；第二，说明了支持的原因：学潮的目标——建立一个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着他们——民营经济和个体户的利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开呼唤中产阶级亦即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并最终建立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亦即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推动民主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的复辟。可以说，万润南为“民阵”，也为他们的“哥儿们”组织（诸如胡平的“民联”、王秉璋的“中国民主党”等等），提出了明确的经济纲领，把他们的向往说得如此坦率、直露，堪称宝贵的反面教材。难得，难得！

(三)

如果要问“民阵”是个嘛玩意儿，组织起来干什么的？可

能会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刘宾雁在巴黎第一次筹备会之后接见记者时就说：“‘民主中国阵线’并非政党，他们亦未有打算以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祇希望能以温和派人士代替专政。”（《香港时报》1989年7月19日）苏绍智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一方面断言“中共政府会垮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已经破灭了”；另一方面，在回答“你想推翻共党吗”的提问时，又说：“不想。我仍然认为我们只能在体制内想办法。但我们必须仰赖党内的一股健全力量来推动改革，以便使它成为一个受人民信任的党，使党变得更加理性，更有人性，也更加民主。”（《中央日报》1989年10月）如此等等。似乎他们只是关心国内的改革和民主建设的进程。

且不要急于相信他们。再看看另外几位首领的想法：

万润南1989年8月10日在旧金山说：“‘民阵’是紧密政治党与松散联合体二者中间型态的政治组织，并不是流亡政府。该组织正致力于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接掌政权。”（洛杉矶《国际日报》1989年8月15日）瞧，秘书长先生的目标是接掌政权，是要共产党和人民交出政权。手段和途径呢？据香港《争鸣》月刊报导，秘书长先生在美国与西东大学某教授的长谈中，“否认‘民阵’是以‘体制内改革派’为主”，“也驳斥所谓加入‘民阵’是在招安，是‘海外共产党’的说法”。他强调“六四获致的重要教训，就是体制内改革解决不了大陆问题，只有进行体制外改革，中国才能进步，这就是‘民阵’的工作。”（《中央日报》1989年12月14日）

主席先生严家其持何态度？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5月13日登了一则报导，标题就是“从温和的体制内改革，到坚决推翻中共”。报导称，严说：“我的思想在近一年起了很

大的变化，六四之后开始看清了体制内改革是条死路。”“六四让我发现必须推翻中共的一党专政”。报导赞许地称“严家其从温和理性的体制内改革者，一跃而成果敢坚定的推翻中共体制者”。这是“将自己过去的思想和信念彻底地粉碎，再拾缀碎片重新排列组合一个崭新的自我”的一种“心灵浴火”的过程。其实，无论“体制内改革”还是“体制外”打倒，目的都是一个：让中国走向西方资产阶级怀抱。手段不同，旗帜不同罢了。——当然，这旗号的改换还是大有用场，那就是他们自己撕毁了党内“改革派”的外衣，露出了“坚决推翻中共”的真实而狰狞的面目。这岂不又是一件绝好的促人深省的活教材？

如果说，长了胡子的“精英”还讲究含蓄和策略的话，那么，动乱中出尽风头却又头脑简单的吾尔开希，就爽快得多了。据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7月30日报导，这位“大明星”在芝加哥“锋芒毕露”。他踌躇满志地说：“有一次，我在天安门广场讲话的时候，一位西方记者问我，对天安门前所悬挂的毛泽东像有何评价。我回答说：‘总有一天，我会把它拆下来。’”对方问及“中共认为这次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吾尔开希供认不讳：“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并没有说错。”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作了一番诬蔑之后，他大言不惭地说：“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必定会被推翻”。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人们能够听到那牙缝中迸出的恨恨之声。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1989年4月27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发动的大游行。当时，针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发布了所谓“新学联一号令”，要求各高校“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并且规定了

游行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坚持改革”、“人民万岁”等。并且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的口号，改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吾尔开希正是参与决策者之一（当时身任“高自联”的前身“北京高校临时学联”的常委）。这个斗争策略的转变，也曾蒙骗过一些人。现在，两相比较，终于让人们看透他们的真实用心和本来面目。

其实，吾尔开希在本质上并非前后矛盾的。动乱中的5月16日，他在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早就喊出了“政府是一个由坏蛋和腐败分子组成的帮。党和政府是一回事，要反对政府就必定要反党。”立场不可谓不坚定，态度不可谓不鲜明。

写到这里，想起了前年读到的一则短文，讲到苏晓康逃亡海外的一番忏悔、一番谄媚，很有点“心灵浴火”的意味。原文不长，抄录如下，以供鉴赏。

苏晓康的遗憾

华 多

叛逃海外的动乱“精英”苏晓康，最近在香港报刊上大谈起其得意之作《河殇》的“偏颇”、失误来了，一副诚惶诚恐、遗憾万分的模样。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苏先生是出门思过，认识了（哪怕一点点）自己否定民族传统文化、欺祖灭宗的罪过，认识了自己宣扬资产阶级文明，鼓吹全盘西化的罪过，认识了自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动乱的罪过。不，满不是那么回事！